

《破·地狱》：

从传统文化智慧中
获得“破”死而向生的温暖

从日本电影《入殓师》、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到国产片《人生大事》，对于死亡的解读，始终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母题，对死亡的观察与透视，成为反思生命、获得生活治愈与勇气的心灵通道。而同样是以殡葬行业为背景，香港电影《破·地狱》则不再把视角停留在与逝者的告别，而把更多的探讨留给依然要坚强生活的生者。该片于11月9日香港开画后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不但成为票房最快破亿港元的华语片、打破多项票房纪录，更以1.22亿港元的成绩正式成为亚洲及华语片港澳票房第一位。

《破·地狱》是由陈茂贤自编自导，黄子华、许冠文、卫诗雅、周家怡主演的剧情片，讲述了因为生意萧条，婚礼策划师道生（黄子华饰）被迫改行成为一名葬礼经纪人，这一转变让他与喃呒师傅文哥（许冠文饰）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与文哥及其女儿文玥（卫诗雅饰）相处中，慢慢改变了其对职业及生活态度。

“破地狱”这一仪式已被列为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影《破·地狱》就是以这种传统文化形态为切入点，展示了道生和文哥这对“一文一武”搭档之间相处时，不同文化背景、代际造成的认知差异，文哥希望能送逝者“超度”，而道生却更关注还活着的人的感受；而其中折射的，不仅有当下传承类似传统文化的艰难，也有传统文化存在局限性、需要去芜取菁，融合全新价值的一面。但相同的是，他们都以最大程度的善意与同理心，在彼此渐渐走近的过程中理解了对方的立场，看到了这份工作承载的不同责任切面，获得共同的成长与治愈。

“活人也需要破地狱的，活人也有很多地狱。”香港市民文化所孕育的港片气质，与生死大事的选题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让这个关注死亡的命题，获得了更多看向生的视角。片中人物都有着各自的“地狱”要破。道生人到中年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恐惧未来而不敢生子；文哥则是被传统观念束缚，无法与子女平等沟通的孤独老人，有着典型东亚家庭式的父权困境，他的女儿文玥喜爱喃呒文化，却在“传男不传女”的规矩下因区别对待始终感到痛苦，而儿子志斌根本不想子承父业却被迫早早辍学上岗。每个人都有多重的自我质疑与“求不得”，直到最终在一场葬礼面前穿过死亡透视自身，获得属于生者的慰藉——人生好像乘车，重点不是上车的人可以陪你去到哪个站，而是你们一起欣赏过那些风景。

从“破地狱”的传承、文哥与道生一同浅唱的南音《客途秋恨》“今日天各一方难见面”，到当下道生与文哥一家的困境、多场葬礼背后家庭的喜乐，电影通过传统与当下两个维度对死亡的观察与认知提炼，并以写实式呈现殡葬行业的视角，为观众制造了从死亡回看自己人生的角度，让每个人可以从中找到对自己的观照。从中，《破·地狱》也为观众传递着独特的温暖与力量，鼓励“破”开属于各自心灵的“地狱”，正视创伤与失意，获得生活的勇气与态度，而这样的“破”而后“立”，或许也正是当下许多人所期待的一份抚慰与激励。

来源：新华网

短视频时代，纪录片应何去何从？

当人人都可拿起手机记录生活时，专业电影人应如何创作纪录片？12月12日，由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办的“视界·纪录：浅谈国产纪录片的多元视角与创新表达”研讨会在京召开，一线纪录片创作者、相关专家展开讨论与分享。

爱奇艺纪录片中心总监宁玉琪从平台的视角分析了纪录片的商业化现状与创新，他指出，纪录片对于平台的回报相对于其他类型作品相对较小，但也有《最是烟火慰平生》等历史类纪录片通过运用二维动画、AI与XR等创新技术缩减制作经费，以降低成本提高回报。目前，纪录电影上院线的经费压力较大，可以与互联网云影院做更多的结合。

“我花了十年时间成为专业导演，但是现在

所有人成为导演的壁垒越来越小！”纪录电影《武汉日夜》《不孤岛》导演曹金玲感慨，随着短视频、AI技术的发展，个人表达融合非虚构创作越来越普及，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更不应该自我约束，“我们已经很小众了，千万别再设立各种条条框框了。”因此，未来的纪录片更应该具备多元视角与创新表达，同时利用各种新兴科技成果。

2020年的纪录电影《烟火人间》是首部由509位普通人拍摄的纪实影像共创而成的竖屏影像作品。影片通过芸芸众生的“自画像”，让人看见一个生动真实的当代中国。面对这些鲜活真实的素材时，该片导演孙虹真切体会到精英的纪实影像正在被民间的草根纪实影像所冲

击。“媒介技术的发展影响纪实影像的变化，作为纪录片人，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观察和拥抱这些变化。”孙虹说。

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院副教授谢辛结合教学经验与观众心理学分析，认为记录的缘起是满足人的好奇心。纪录片以人性的关怀、人文的投入去触发受众的情感。无论何种类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感觉”很重要、情感很重要、记忆很重要。

这场研讨会是2024年度“影苑沙龙”系列研讨会的最后一场。未来，北京电影家协会将继续搭建专业的交流平台，聚焦行业热点、痛点与难点话题，为电影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来源：北京晚报